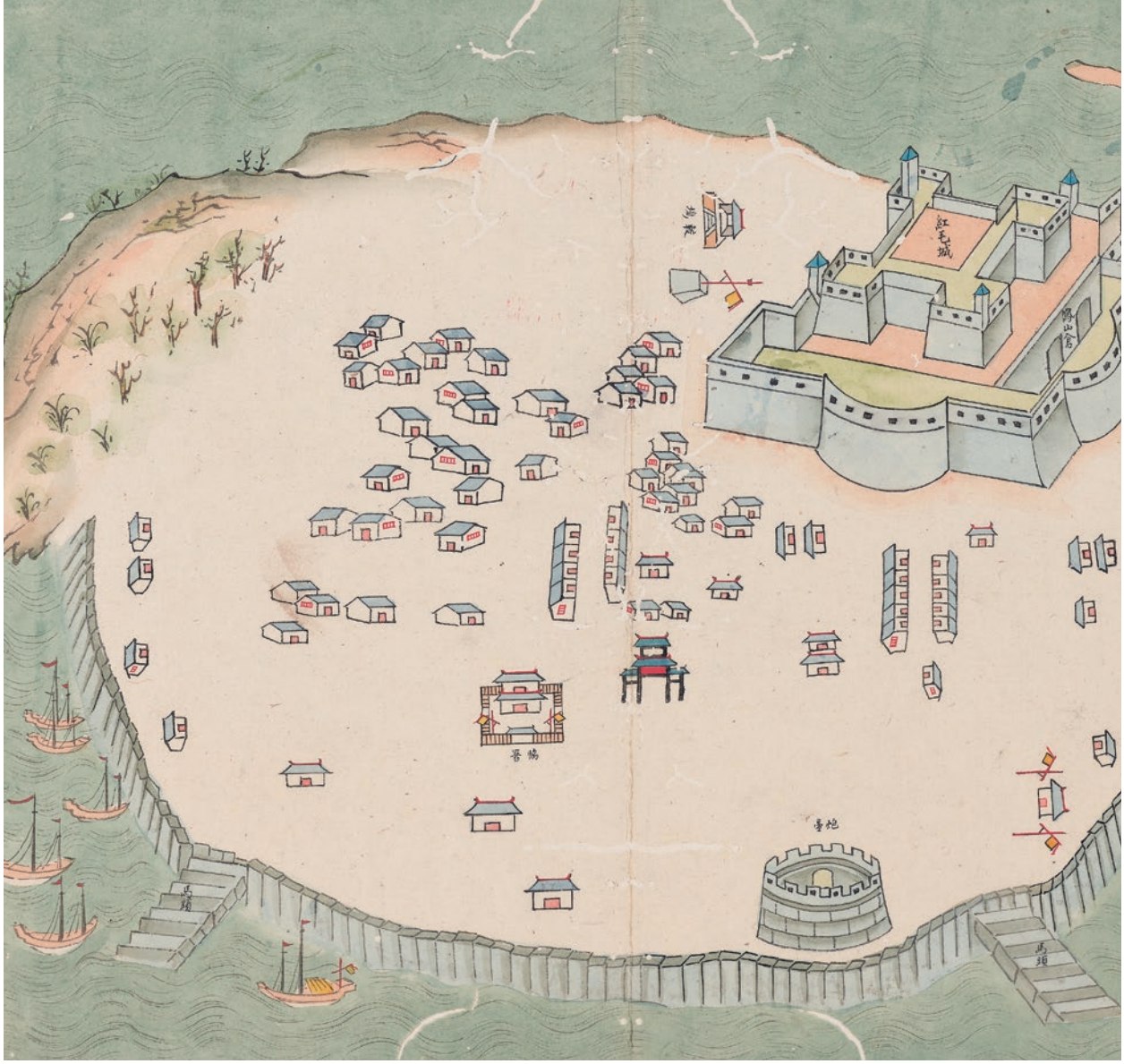


「築城風雲：清代文獻與圖像中的臺灣諸城」展概介

蔡承豪

「城」，聽起來是個遙遠的所在，古老的象徵。但臺灣不少鄉鎮區、學校、道路的名稱中，都可見運用城這個字的事例。國立故宮博物院於 2024 年 12 月 14 日至 2025 年 3 月 9 日間所推出的「築城風雲：清代文獻與圖像中的臺灣諸城」展，即以院藏文獻圖檔爲經緯，輔以善本古籍、府城舊瓦，共同來呈現清代臺灣諸城的各種大城小事。

前言

說到「城」，感覺好像是個遙遠的所在，古老的象徵，與我們的日常似乎無涉。但打開臺灣的地圖，不難發現若干行政區名、學校、道路甚至於站牌，會出現個城字。而吟唱「城門城門雞蛋糕，三十六把刀，騎白馬，帶把刀，走進城門滑一跤」的童音，更曾是某個時代大街小巷中常可聽聞的旋律。

「城」，係指以具規模的高牆圍繞某一區域之防禦建設。而築城絕非易事，如同「羅馬不是一天造成的」，臺灣也有著屬於自身的獨特築城風華，建城歷史可溯及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VOC）與西班牙帝國留下的西洋式城壘。進入清代，在各時期統治政策的擺盪與猶疑間，除沿用舊城，官員與仕紳於折衝與地方意識展現中，陸續興建官城與民城，終使城池廣及南北，城牆的型態並隨之改變。迄今仍遺留者，則成爲當代重要的文化資產，部分更爲國定古蹟。

清代城牆建築在臺灣歷史上自有重要的角色與意義，本院所藏清代檔案文獻與圖像，涉及臺灣築城者眾多，更不乏獨一無二者。一筆一畫字裡行間，記錄下各階段變貌與脈絡，彌足珍貴。「築城風雲：清代文獻與圖像中的臺灣諸城」展即以院藏宮中檔、軍機檔、月摺檔、實錄等爲經緯，輔以善本古籍、西洋版畫、府城舊瓦，更匯集國立臺灣博物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高雄市見城館、臺南市立土城高中與秋惠文庫等單位的古城圖像資料，與國寶密檔對應參照，以此呈現臺灣的大城小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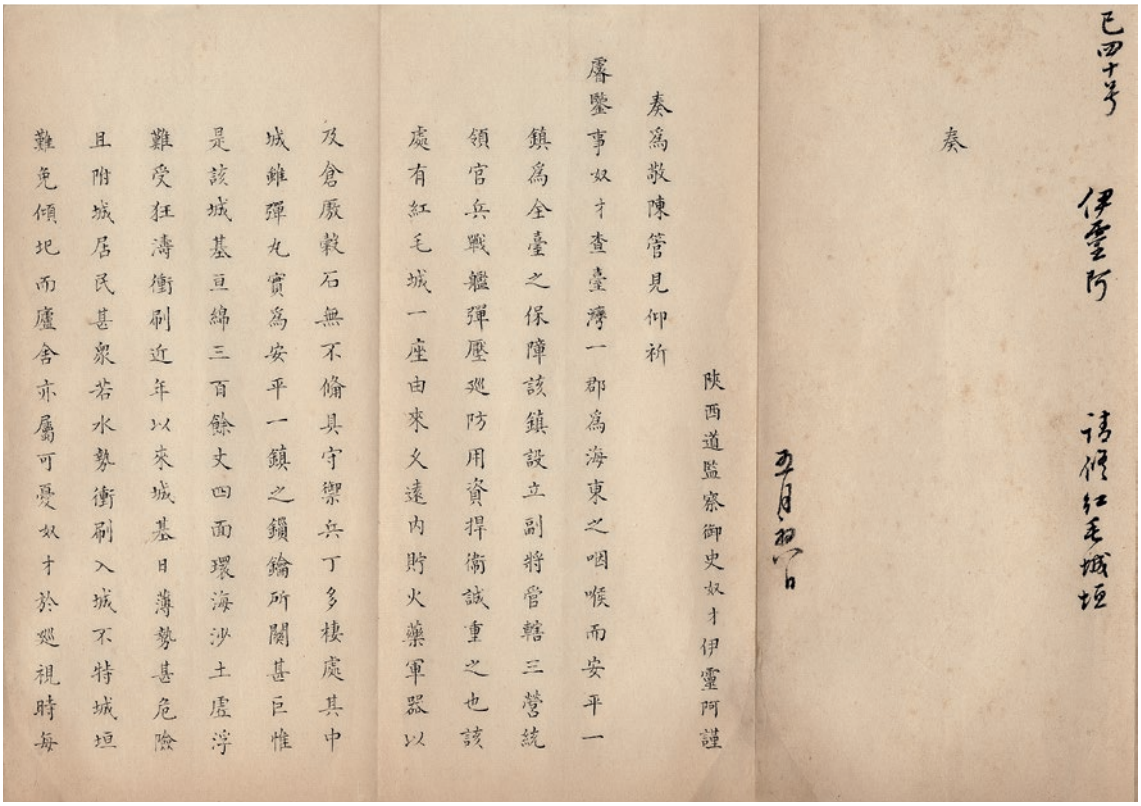
圖 1　1670　歐弗爾．達波（Olfert Dapper）　《第二、三次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出使大清帝國記》　熱蘭遮城圖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南購善 000083

這裡的「城」不一樣

臺灣的築城歷史始自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與西班牙帝國分別在臺南、基隆、淡水等地陸續興建由厚重石牆、棱堡與炮臺構成的西式堡壘，開啓了臺灣別具一格的築城軌跡。當後續統治者進入臺灣，除驚訝於這些西式城堡的特異風格，並原有基礎上進行改造，呈現出併立的混和風貌。惟維護不易，這些西式城壘後逐漸頹圮，甚至被移作他用。

十七世紀，荷蘭東印度公司在今臺南地區陸續興修了熱蘭遮城（Fort Zeelandia）與普羅民遮城（Fort Provintia），西班牙帝國則分別在今基隆與淡水建造了聖薩爾瓦多城（Fort San Salvador）與聖多明哥城（Fort San Domingo）。當中的熱蘭遮城經多年擴建補強，已發展成一座大型軍事要塞，在荷蘭地理學者達波（Olfert Dapper, 1636-1689）於 1670 年出版的《第二、三次荷蘭東印度公司使節出使大清帝國記》中，即刊載完整的熱蘭遮城樣貌，足供一覽這座代表性的西洋式堡壘全景（圖 1）。

而西洋式堡壘在鄭氏家族與清朝入主後仍被持續使用。1661 年鄭成功（1624-1662）來臺，將熱蘭遮城一帶改稱「安平鎮」，後並將該城作爲居城；普羅民遮城則轉爲火藥軍器庫房。



乙四十六　伊靈阿　請修紅毛城垣

奏

奏為敬陳管見仰祈

睿鑒事奴才查臺灣一郡為海東之咽喉而安平一鎮為全臺之保障該鎮設立副將管轄三營統領官兵戰艦彈壓巡防用資捍衛誠重之也該處有紅毛城一座由來久遠內貯火藥軍器以及倉廒穀石無不備具守禦兵丁多棲處其中城雖彈丸實為安平一鎮之鑰鑰所關甚巨惟是該城基亘綿三百餘丈四面環海沙土虛浮難受狂濤衝刷近年以來城基日薄勢甚危險且附城居民甚衆若水勢衝刷入城不特城垣難免傾圮而廬舍亦屬可憂奴才於巡視時每

陝西道監察御史奴才伊靈阿謹

圖 2　清　陝西道監察御史伊靈阿　〈奏請修築臺灣紅毛城垣事〉　乾隆 15 年 5 月 8 日　8 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005646

FORT OF ZELANDIA, BUILT BY EARLY DUTCH SETTLERS.

圖 3　1884　安平堡與附近居民生活情景圖　倫敦畫報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購圖 000009

至清代，安平鎮城改充水師的衙門與官方的倉庫，又稱赤崁樓的普羅民遮城則仍爲庫房，時人並漸轉以「紅毛城」與「紅毛樓」來稱呼二者。[1] 而鑒於前者尚持續使用且具軍事地位，設有水師副將帶兵駐守，陝西道監察御史伊靈阿遂於乾隆十五年（1750）上奏修繕略有坍損的紅毛城垣（圖 2）。[2]

至十九世紀晚期，熱蘭遮城因長期欠缺大規模維護修繕，加以颱風、地震等天災侵襲，原甚爲堅牢的堡壘，雖大體仍維持其輪廓，但於晚清畫報〈安平堡與附近居民生活情景圖〉的圖像中，在茅舍田地相伴間，更顯著的是一片斷壁垣傾樣貌（圖 3）。而爲因應同治十三年（1874）日軍出兵犯臺，清廷派遣欽差大臣沈葆楨（1820-1879）來臺處理相關事務，在加強國防的考量下，官方選定於二鯤鯓新築億載金城。爲節約經費，建材選擇拆除熱蘭遮城的外城磚塊來因應，更加速了其頹圮之勢。迄今，這個重要堡壘僅餘少數城牆，持續陪伴著這片土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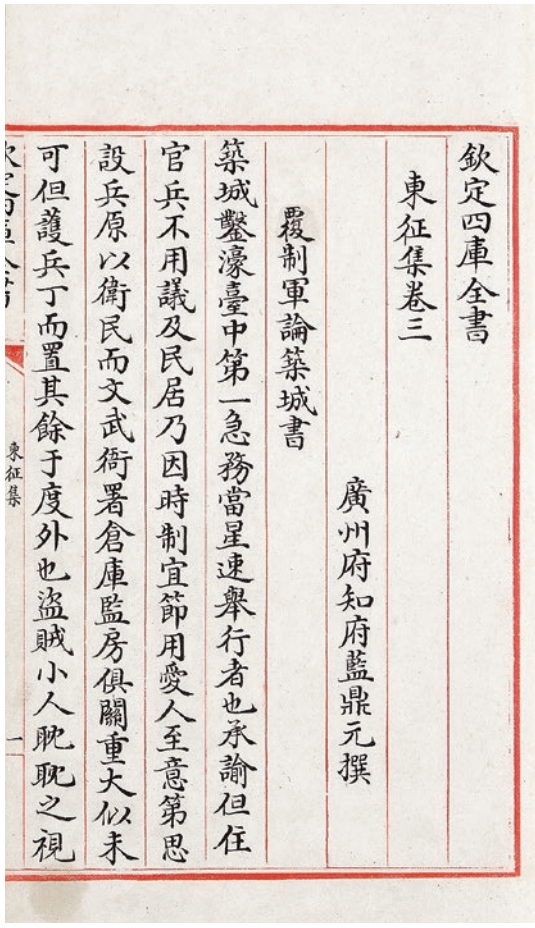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
東征集卷三
廣州府知府藍鼎元撰
覆制軍論築城書
築城鑿濠臺中第一急務當星速舉行者也承諭但在
官兵不用議及民居乃因時制宜節用愛人至意第思
設兵原以衛民而文武衙署倉庫監房俱關重大似未
可但護兵丁而置其餘于度外也盜賊小人鄙恥之視

圖 4　清　藍鼎元　《東征集》　清乾隆間寫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庫 008186

擺盪與猶疑之行

城池具有統治的象徵性，並兼具防守功能，然亦可能成爲抗官者的憑藉。因此，在清廷反對築城的政策下，爲求於設治與防亂間取得平衡，並避免龐大財務負擔，清領初期的臺灣城池多僅以莿竹、木柵圍繞，或設置簡易土城。而在政策擺盪與猶疑間，臺灣府城、鳳山縣城、諸羅縣城、彰化縣城與淡水廳城（竹塹城）仍緩步建立，大體宣示了清廷對於西部地區的控制力。但在築城之際，也引發了若干紛擾與挑戰。

清朝在康熙二十三年（1684）將臺灣納入版圖，設置一府三縣行政體制進行治理，但初始康熙皇帝（1654-1722，1661-1722 在位）並不認同於這個海外新領地上蓋設城池，遂成爲臺灣不予築城的基調。但地方上有著治理與防禦的實際需求，故各級官員們曾多次奏請或建議興築。如因康熙六十年（1721）朱一貴事件來臺的文士藍鼎元（1680-1733），根據在臺灣實際觀察所得，強烈主張應建城以防衛，其相關主張並收錄於其《東征集》當中（圖 4）。對於地方多次的請求，康熙皇帝始終不表贊同。雖是如此，在乾隆年間《臺灣府志》的回顧記載內，還是可見諸羅、鳳山等縣基於防衛，使用三合土來先行建造土城的事蹟，惟至雍正初年，府城仍是處於無城牆的狀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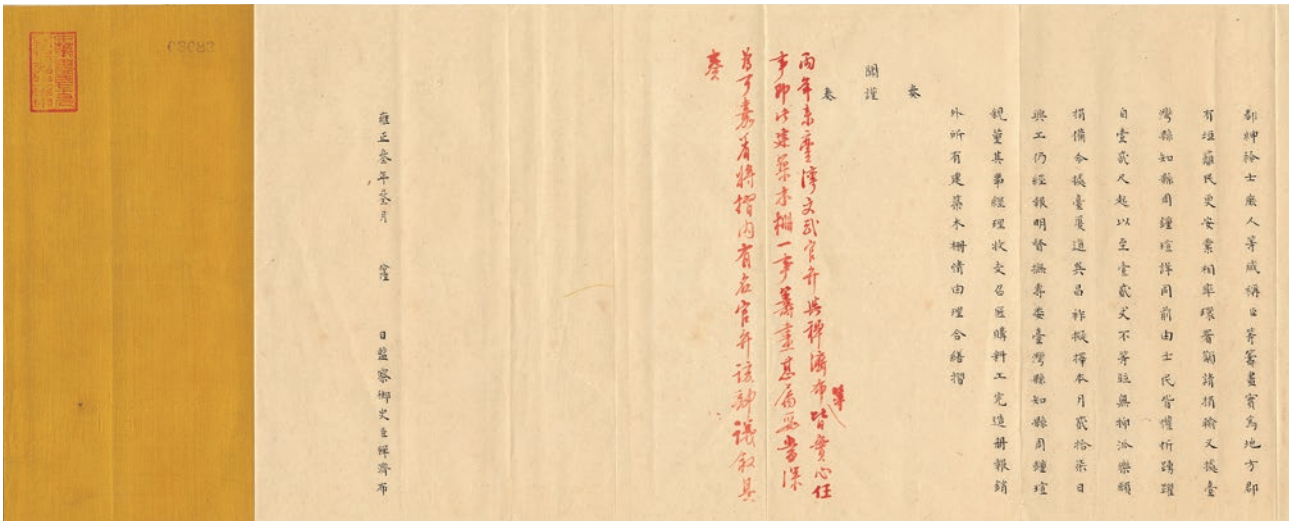


圖 5　清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禪濟布　〈奏報臺灣府城建築木柵情形〉　雍正 3 年 3 月 16 日　10 扣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11213

2025 年是府城（今臺南）建「城」300 年，定年的依據之一係來自雍正三年（1725）三月巡視臺灣監察御史禪濟布上陳的〈奏報臺灣府城建築木柵情形〉摺（圖 5）。府城首建的城牆係用木柵圍成，周長兩千餘丈，輔設多座望樓與大砲拱衛，四門之處各築有高大門樓。而在興修的過程中，還曾發生禪濟布舉發臺灣縣知縣周鍾瑄（1671-1763）貪汙的烏龍紛擾事件。[3]

隨著統治的擴張與增設，至十八世紀前期，臺灣西部平原上的五大據點漸次設立，包括臺灣府（附郭）、鳳山縣、諸羅縣、彰化縣與淡水廳，各城池城牆主要用莿竹與木柵環繞，或是夯土而成。福建巡撫定長（?-1768）在一份乾隆二十八年（1763）的〈奏爲查明閩省各屬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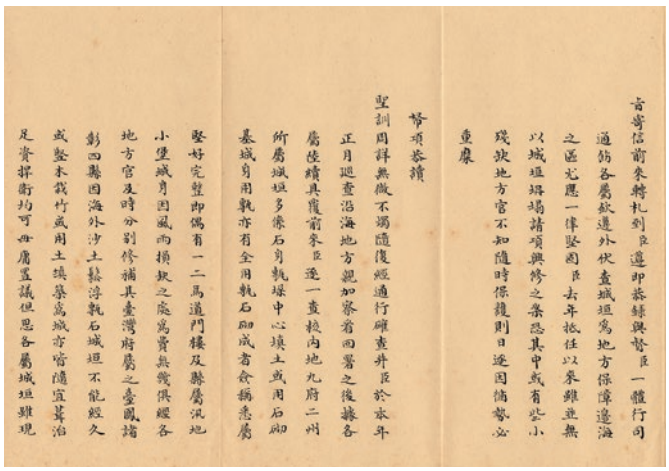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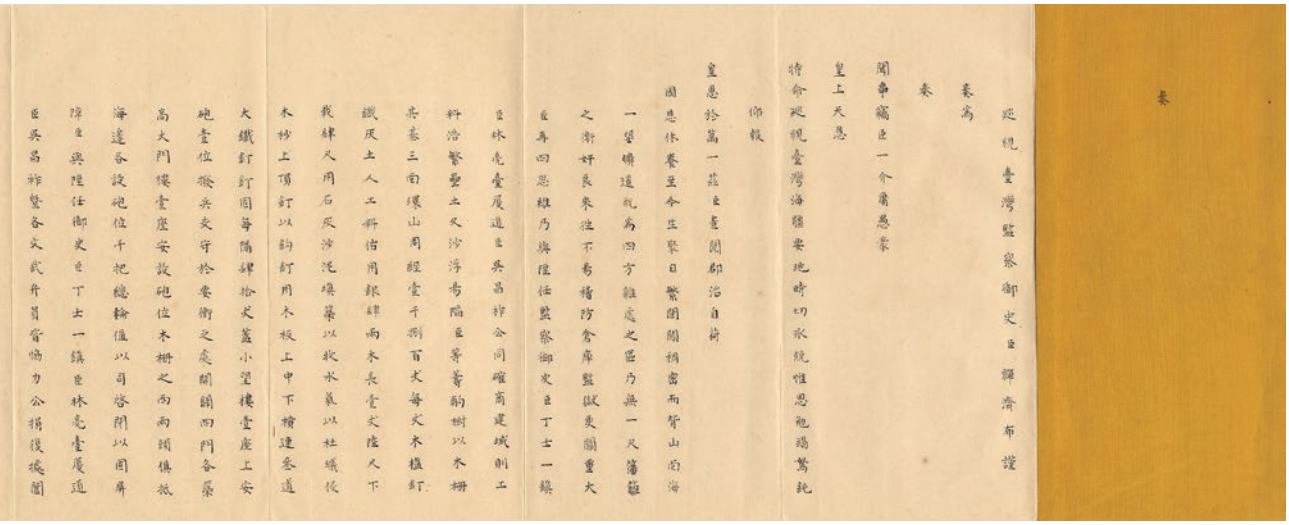


圖 6　清　福建巡撫定長　〈奏為查明閩省各屬城垣完固及飭屬辦理緣由摺〉　乾隆 28 年 2 月 15 日　10 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39948

圖 7　清　蔣元樞　《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　重建臺灣郡城圖　設色彩繪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0971



垣完固及飭屬辦理緣由摺〉中便針對臺灣的情況指出：「臺灣府屬之臺、鳳、諸、彰四縣，因海外沙土鬆浮，甎石城垣不能經久，或竪木栽竹，或用土填築，爲城亦皆隨宜葺治，足資捍衛。（圖 6）」

一般的中式傳統城牆，主要以磚石高築而成，但在清代前期的臺灣，莿竹則是臺地更常被選擇的建材。福建總督郝玉麟（?-1745）在雍正十二年（1734）就奏稱「臺灣地方土宜栽植茨竹，歷久堅如城垣」，遂以所謂的五層梅花瓣式在各縣廳圍繞栽植。莿竹有茂密尖枝，人員不易穿行，並可略防槍砲，且有一定的防衛力。更重要的是栽種後增長快速、成本低廉，郝氏稱「種竹之費，價廉工省，于地方甚有裨益」，甚至到了晚清築城之際，部分城池仍是以植竹充作區隔，莿竹環城之姿因而成爲臺灣的景緻特色。[4]

在清代各城當中，府城是臺灣最重要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臺灣知府蔣元樞（1738-1781）在《重修臺郡各建築圖說》的首張彩繪〈重建臺灣郡城圖〉中，以上東下西方位細緻繪製，完整呈現了 1770 年代中葉府城由莿竹與木柵所環繞而成的「半月沉江」，即西側無牆直臨臺江內海的姿態。由於木柵城牆防禦力相對較弱，蔣元樞並採取增建敵樓、炮臺等設施以做拱衛。細覽此圖，實可感受乾隆年間府城的整體風貌（圖 7）。

城牆的加固改造

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底（1787 年 1 月），臺地爆發大規模的抗官事變—「林爽文事件」，全臺震動，南北數城皆爆發戰火，並迫使乾隆皇帝（1711-1799，1735-1796 在位）自內地省分調派大軍渡臺。紛亂結束後，鑒於動亂暴露出原有之城防禦能力不足，加以來臺的將軍福康安（1754-1796）等要員實地勘察後的建議，乾隆皇帝遂一轉原有的消極政策，同意加強城池建設。尤其是府城的擴建及嘉義的改建，開啓了築城政策的變革。嘉慶年間噶瑪蘭廳城的新設，反映出統治勢力的擴張。而彰化、鳳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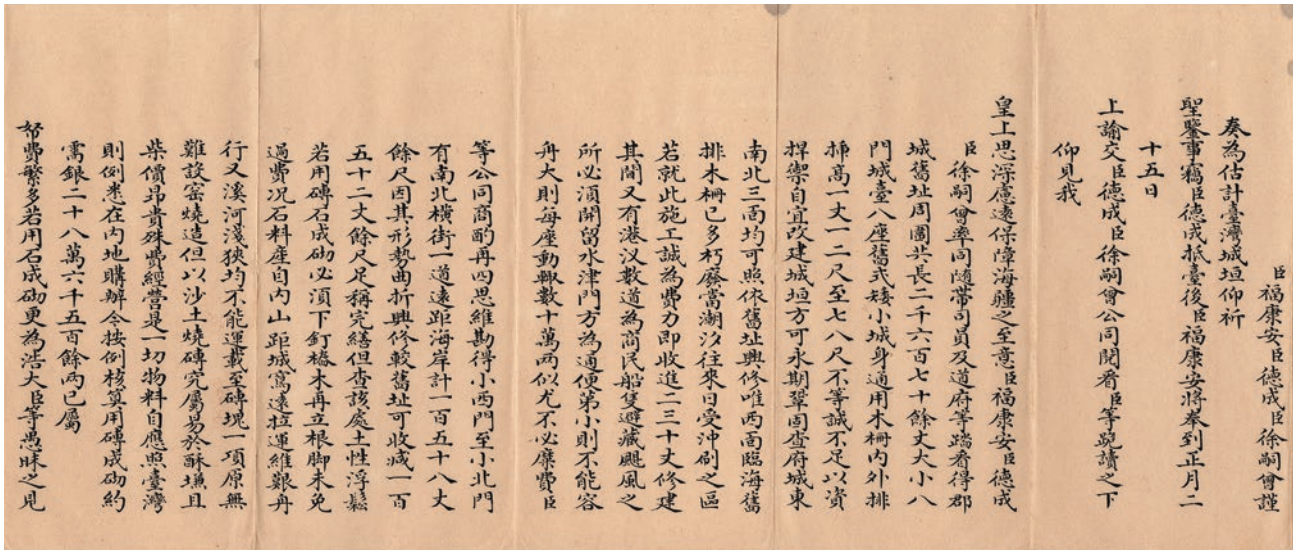


圖 8　清　福康安、德成、徐嗣曾　〈奏為估計臺灣城垣酌建土城情形〉　乾隆 53 年 4 月 11 日　12 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79661

淡水（竹塹）等縣廳，在地方捐輸的支持下，亦於十九世紀前期陸續進行城池改築，原先權宜的竹、土城漸爲磚城取代，堅實的城牆並象徵著清代統治臺灣的分水嶺。

在福康安奏請之下，乾隆皇帝指派工部左侍郎德成（?-1801）與福建巡撫徐嗣曾（?-1790）渡海一同處理臺灣城池的改築。全臺首邑的府城加固自是需要，諸羅城則因在戰亂中奮勇抗敵，除被改名嘉義，並同准予改建。但經費仍是最大挑戰，經過閩省大臣與工部精算經費並提出營建計畫後，指出僅能築設三合土城非磚石城。乾隆皇帝閱覽〈奏爲估計臺灣城垣酌建土城情形〉摺後遂批示：「如所議行。」（圖 8）而後歷經多年工程後，府城於乾隆五十六年（1791）改築完成，嘉義縣城則於乾隆五十八年（1793）完工，兩城面貌隨之一變。

另一項築城的推力，則來自於地方官員與民間紳商的自發推展。爲防範變亂，穩固秩序，地方上強烈企盼有更堅固的城池，但經費始終是一大難題。至道光年間，藉由閩省大員奏請及地方財源挹注的合作模式，彰化、淡水（竹塹）鳳山各縣甚至於府城，皆在官民合力下，於十九世紀前期陸續改建爲磚石城，展現自立重築下的變貌。以鳳山縣爲例，該縣舊城（左營）在全臺現存保留較完整的城池當中，係爲年代最早（1825 年）及保存面積最廣之古城。讀者們不妨一起來讀讀看這份由福建巡撫韓克均（1766-1840）上奏的〈鳳山縣建修城垣官民捐輸各姓名銀數清單〉，長長的官紳捐輸名單，說不定會看到意外的驚喜（圖 9）。

而府城歷經多次改建，至十九世紀，主要建有八個城門。1970 年，故宮承蒙國立成功大學羅雲平（1915-1984）校長轉贈推測來自現被移至該校園內的府城小西門（圖 10）、凸面正中央處有著「城瓦」二字的殘瓦數片（圖 11）。這些重要的殘存瓦片，正可與本院築城文獻相互對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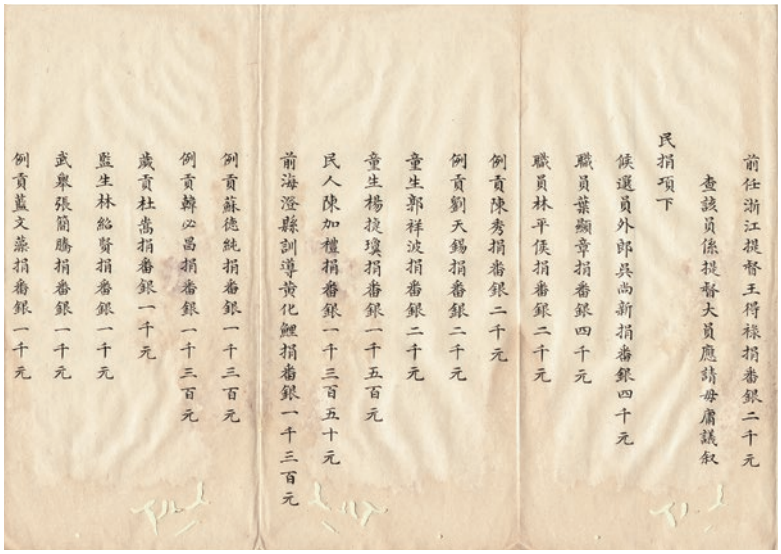

前任浙江提督王得祿捐番銀二十元
查該員係提督大員應請毋庸議叙
民捐項下
候選員外郎吳尚新捐番銀四十元
職員葉顯章捐番銀四千元
職員林平侯捐番銀二千元
例貢陳秀捐番銀二千元
例貢劉天錫捐番銀二千元
童生郭祥波捐番銀二千元
童生楊拔瓊捐番銀一千五百元
民人陳加禮捐番銀一千三百五十元
前海澄縣訓導黃化鯉捐番銀一千三百元
例貢蘇德純捐番銀一千三百元
例貢鄭必昌捐番銀一千三百元
歲貢杜嵩捐番銀一千元
監生林紹賢捐番銀一千元
武舉張簡勝捐番銀一千元
例貢藍文崇捐番銀一千元

圖 9　清　福建巡撫革職留任韓克均　〈鳳山縣建修城垣官民捐輸各姓名銀數清單〉　道光 7 年 2 月 29 日　10 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機 055616

圖 11　清　府城小西門殘瓦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贈瓷 000004

外力刺激下的變貌

進入晚清，爲對應外來勢力挑戰，官方積極展開新的城池建設，尤以恆春、臺北與省城（今臺中）三地爲要。恆春縣城興築，確立對臺灣南端的掌握。作爲新興經濟重心與防務重鎮的臺北，則引進近代工法，於光緒十年（1884）法軍侵臺時築城完竣。而官方一度大舉興建的省城，卻受限於經費，無以爲繼。此外，尚有斗六、埔里社廳等城的建置，反映著對臺灣的掌握更爲深入，也呈現清廷在面對外力時的戰略調整與積極應對。

受同治十三年日本侵臺的衝擊，清朝決定自隔年拆分鳳山縣率芒溪以南之地別設一縣。爲此，沈葆楨等人經實地前往琅嶠（今恆春地區）勘查，於〈爲履勘琅嶠形勢擬即築城設官以鎮地方而消窺伺〉內詳細奏報擬在車城南猴

圖 10　府城小西門往昔景況　© 國立臺灣博物館提供（左）、作者攝（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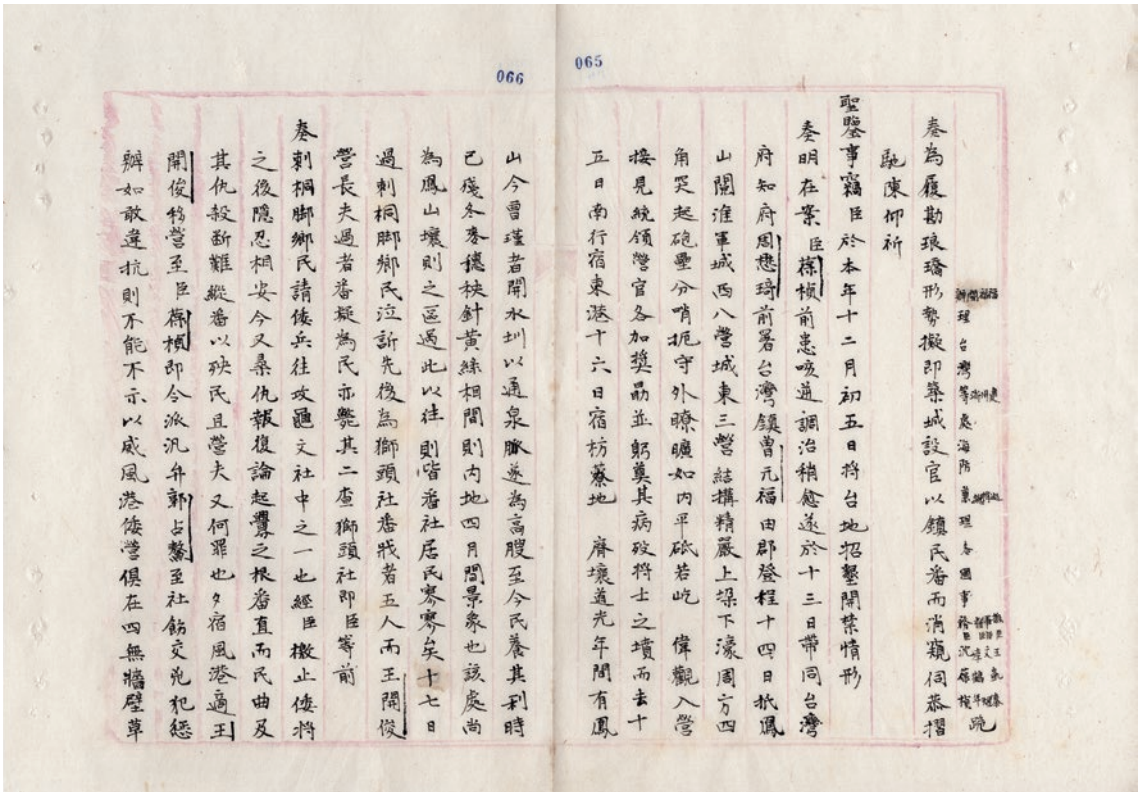


圖 12　清　福州將軍文煜等　〈為履勘琅嶠形勢擬即築城設官以鎮地方而消窺伺〉　《月摺檔．光緒元年正月上》　光緒元年 1 月 12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檔 003596

洞地方建設縣治，縣名曰「恆春」等規劃，後獲清廷同意（圖 12）。築城工程由各地方支援分建，於光緒元年（1875）興工，光緒五年（1879）落成。光緒八年（1882）福建巡撫岑毓英（1829-1889）所奏陳之〈奏請將協建恆春縣城已革嘉義營守備蔣福勝開復原官仍留閩省補用由〉，即提及爲了興建恆春縣城，嘉義營守備蔣福勝曾前赴嘉義縣招募土工二百名之事。但由於至恆春路途遙遠，加上傳聞當地物價昂貴，水土惡劣，土工遂視爲畏途，紛紛逃散，可見當時建城之艱辛。[5] 而迄今尚存的清代臺灣城池當中，遺留最完整者即爲恆春城，包括四個城門與部分城牆，現並爲國定古蹟（圖 13）。

圖 13　國定古蹟恆春縣城南門（上）與東門現況（下）　楊美雲攝

除了臺灣南端，清廷也於光緒元年批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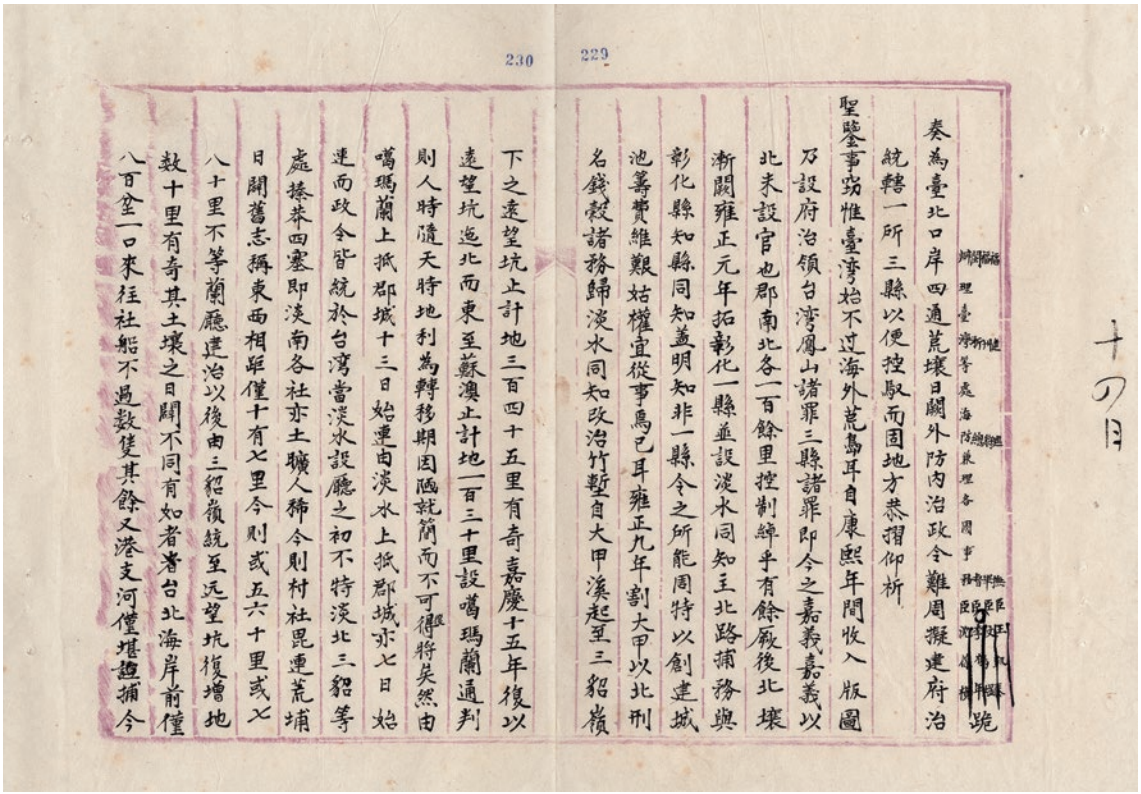


圖 14　清　福州將軍文煜等　〈為臺北口岸擬建府治統轄一所三縣以便控馭而固地方〉　《月摺檔．光緒元年七月上》　光緒元年 7 月 14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檔 003608

沈葆楨等人於北部「擬建府治，統轄一所三縣，以便控馭而固地方」、「伏查艋舺當雞籠龜崙而大山前之，間沃壤平原，兩溪環抱，村落衢市，蔚成大觀，西至海口三十里，直達八里岔、滬尾兩口，並有觀音山、大屯山以爲屏障，且與省城、五虎門遙對，非特淡蘭扼要之區，實全臺北門之管，擬於該處創建府治，名之曰臺北府」的建議，設置臺北府，城址擇於大稻埕與艋舺兩地間（圖 14）。[6] 雖中間一度有「鷄籠現雖荒僻，將來礦務一興，商賈定必輻輳，且有險可守，實扼全臺形勝，距艋舺不過一日之程，似宜暫將新設臺北府移住於此，俟察看一二年後，應否仍照原議，謹當隨時奏明」[7] 的建議，但最終仍定於今臺北市內。而築城工程由知府陳星聚（1817-1885）實際負責，於光緒八年動工，光緒十年完竣，2024 年正爲臺北府城 140 年。[8] 臺北府城共置五門，西門今已不存，留存之四門現則爲國定古蹟（圖 15）。

光緒十一年（1885），清廷鑒於臺灣爲南洋門戶，下令別設一省。但在臺主事的劉銘傳（1836-1896）初始因經費等考量，奏陳〈爲籌度臺灣情形暫難改設省會據實敬陳恭摺事〉細述尚難建省的各項理由，希冀朝廷愼重考量（圖 16）。惟最後仍遵議施行，並將省城定於彰化縣的橋孜圖（今臺中市中心）。然築城工程遲未能完竣，巡撫僅能在臺北辦公，繼任巡撫邵友濂（1840-1901）更在光緒二十年（189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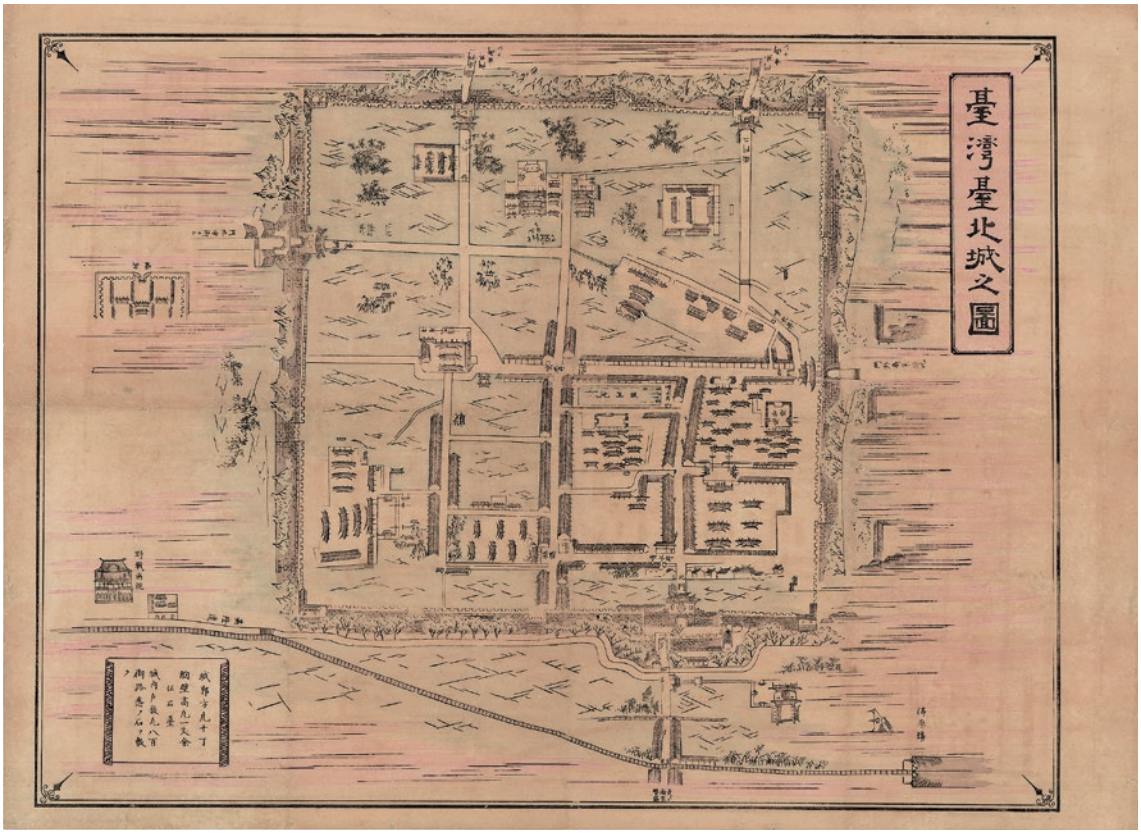


圖 15　19 世紀末　臺灣臺北城之圖　取自《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CollectionContent.aspx?a=132&rno=2009.011.0461（CC-BY 4.0），檢索日期：2024 年 11 月 11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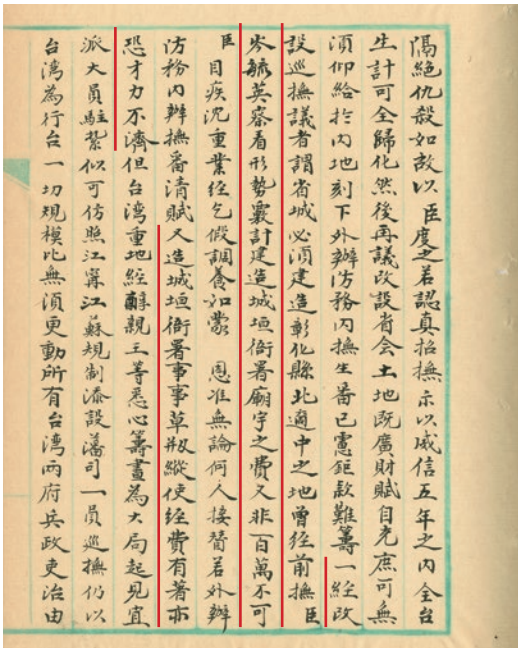


圖 16　清　劉銘傳　〈為籌度臺灣情形暫難改設省會據實敬陳恭摺事〉　《夷務始末記》光緒十一年十、十一、十二月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官 0083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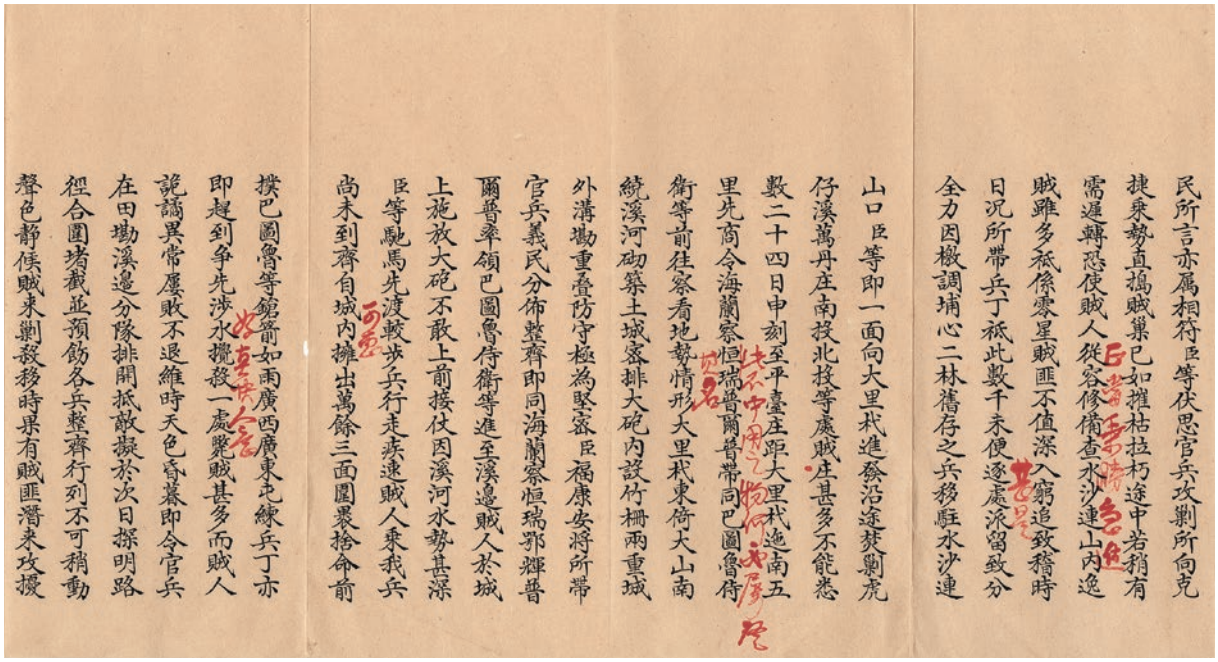
將省會正式移到臺北府。

但在地方上，爲因應建省，改設三府、一直隸州、十一縣、三廳，並陸續興築包括媽宮城、雲林縣城等新城池，讓行政掌控力更爲向下延伸。惟不久後因甲午戰爭而改朝換代，諸城在日本領臺戰事中多遭受破壞，亦有因後續都市發展而被拆除者，傳統城牆遂逐漸淡出日常風景。

基層之力

除了官方築城，基層亦自力建有大小不一、樣貌多元的「城」。雖規模不若官營者，卻展現了社會各階層的自主性與防衛意識。

基層所用的建材與技術通常較爲簡易，但設



民所言亦屬相符臣等伏思官兵攻剿所向克捷乘勢直搗賊巢已如摧枯拉朽逐中若稍有需遲轉恐使賊人從容修備查水沙連山內逸賊雖多祇係零星賊匪不值深入窮追致稽時日況所帶兵丁祇此數千未便逐處派留致分全力因檄調埔心二林舊存之兵移駐水沙連山口臣等即一面向大里杙進發沿途焚剿虎仔溪萬丹庄南投北投等處賊庄甚多不能悉數二十四日申刻至平臺庄距大里杙迤南五里先商令海蘭察恒瑞普爾普帶同巴圖魯侍衛等前往察看地勢情形大里杙東倚大山南繞溪河砌築土城密排大砲內設竹柵兩重城外溝塹重叠防守極為堅密臣福康安將所帶官兵義民分佈整齊即同海蘭察恒瑞郭繩普爾普率領巴圖魯侍衛等進至溪邊賊人於城上施放大砲不敢上前接仗因溪河水勢甚深臣等馳馬先渡較步兵行走疾速賊人乘我兵尚未到齊自城內擁出萬餘三面圍裹捨命前撲巴圖魯等銳當如雨廣西廣東屯練兵丁亦即趕到爭先涉水攀殺一處聚賊甚多而賊人說譎異常屢敗不退維時天色昏暮即令官兵在田塍溪邊分隊排開抵敵擬於次日探明路徑合圍堵截並預飭各兵整齊行列不可稍動聲色靜候賊來剿殺務時果有賊匪潛來攻擾

圖 17　清　福康安、海蘭察　〈為攻克大里杙情形恭摺馳報事〉　乾隆 52 年 11 月 25 日　19 扣　局部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宮 078443

圖 18　清　《平定臺灣圖》　大里杙之戰圖　銅版畫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平圖 021274

計時往往依據當地地形與資源進行調整，適應了多變的自然環境。這些「土城」不僅用以自衛，並可作爲抵抗官方的據點，尚是民間凝聚力和合作精神的象徵，顯示出當時臺灣社會的多樣性。

如大里杙是今臺中市大里區的舊名，並是乾隆朝晚期抗清領袖林爽文（?-1788）其家族的主要據點，築有土城抵禦。當福康安等人統領大軍準備進攻時，觀察到該地「東倚大山，南繞溪河，砌築土城，密排大炮，內設竹柵兩重，城外溝塹重迭，防守極爲堅密」，內並有大量物資，並非易與（圖 17）。[9] 搭配銅版畫〈大里杙之戰圖〉中的描繪，可一觀這個由基層之力所興築的堅實土城樣貌（圖 18）。另斗六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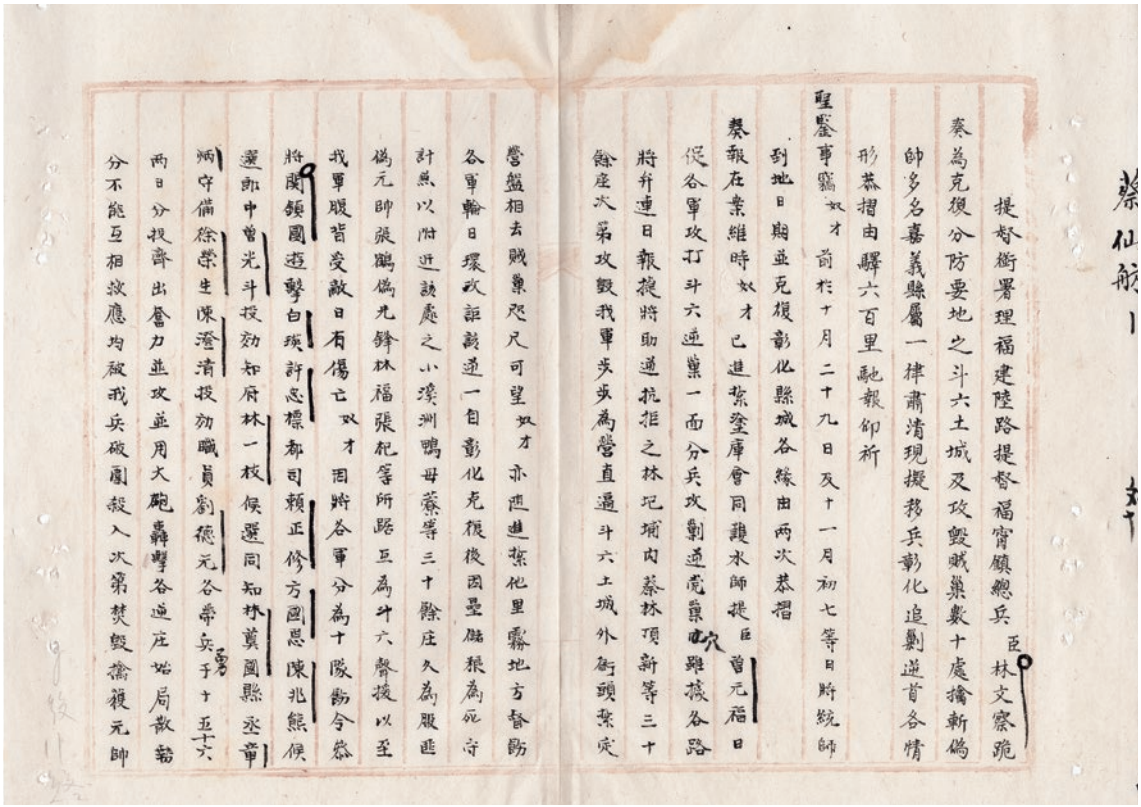


圖 19　清　提督銜署理福建陸路提督福甯鎮總兵林文察　〈為克復分防要地之斗六土城等各情形〉　《月摺檔．同治二年十二月下》　同治 2 年 12 月 29 日　國立故宮博物院藏　故橱 003239

即今雲林縣斗六市，大甲則爲臺中市大甲區，兩者地名並未大幅更改，但在清代來此二地，映入眼簾的醒目標的，應皆是現代已難見的土城與土堡。清代臺灣時有民變與分類械鬥，基層官民遂動員建置土城以圖防衛。在林爽文、戴潮春（?-1864）等率領的抗清事件當中，斗六門係官民間爭奪的重要據點（圖 19）。此地之土城，同是以夯土、木柵與莿竹等交互搭配建成的防禦設施。

此外，也可見地方望族自立築城。如板橋林家發源於舊稱爲大嵙崁的桃園大溪，在十九世紀前期，林家即在此築大嵙崁城，占地四甲餘。

在如今的臺灣街景上，已不復見土城環圍的景況。但「土城」一詞迄今仍被作爲地區（如新北市土城區、南投縣草屯鎮土城里）、學校（如

圖 20　現今仍在使用的「土城」　林姿吟攝

臺南市土城高中、新北市土城國小）、甚至於捷運站（新北市土城捷運站）的名稱，見證著歷史與現今的交會（圖 20）。

結語

2024 年，正是臺南 400 年以及臺北建城 140 年之紀念。2025 年，又迎來臺南築「城」300 年與恆春築城 150 年，而當年積極投入府城營建的知府蔣元樞也正於 250 年前渡海來臺。在這個交會的紀念性時間點，觀覽本展所呈現的文獻、圖檔、善本古籍與府城舊瓦，可遙想十七至十九世紀間不同階段、不同政策下的各種築城風雲。撫今追昔，「城」固然聽起來是個遙遠的所在，古老的象徵，但實際上仍以地名、校名、文化資產與歷史記憶等有形與無形的面貌伴隨在你我身邊，期待愛城之人重新與其對話。

作者任職於本院書畫文獻處

註釋：

1. 相關討論可參見黃典權，〈赤嵌樓考〉，《臺南文化》，8 卷 4 期（1968.9），頁 19-30。
2. （清）陝西道監察御史伊靈阿，〈奏請修築臺灣紅毛城垣事〉，乾隆十五年五月初八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機 005646。
3. 關於此事件之討論，可參見林文龍，〈周鍾瑄被誣案及其諸羅任內政績〉，《臺南文化》，新 41 期（1996.7），頁 1-25；程朝雲，〈閩台財政改革與各方權力糾葛──雍正朝臺灣縣知縣周鐘瑄案解析〉，《安徽史學》，2015 年 6 期，頁 63-70。
4. 許雪姬，〈臺灣竹城的研究〉，收入黃康顯等主編，《近代臺灣的社會發展與民族意識》（香港：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1987），頁 99-115。
5. （清）岑毓英片，〈奏請將協建恆春縣城已革嘉義營守備蔣福勝開復原官仍留閩省補用由（附片）〉，《軍機處檔摺件》，光緒八年四月初七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機 122990。
6. （清）福州將軍文煜等，〈為履勘琅璚形勢擬即築城設官以鎮地方而消窺伺〉，《月摺檔 · 光緒元年正月上》，光緒元年元月十二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樞 003596。
7. （清）文煜等片，〈改設臺北府片〉，《月摺檔 · 光緒三年正月四》，光緒三年元月廿二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樞 003687
8. 陳星聚築城事蹟之梳理，詳見卓克華，〈陳星聚與臺北建城〉，《臺北文獻（直字）》，200 期（2017.6），頁 193-217。
9. （清）福康安、海蘭察，〈為攻克大里杙情形恭摺馳報事〉，乾隆五十二年十一月廿五日，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故宮 078443。

參考書目：

1. 王御風撰文，許育榮繪圖，《高雄雙城記：左營聯鳳山》，高雄：高雄市政府文化局，2012。
2. 李乾朗，《臺北府城牆及礮臺基座遺址研究》，臺北：臺北市政府捷運工程局，1995。
3. 周郁森，〈清代臺灣城牆興築之研究〉，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建築學系碩士論文，2003。
4. 曾國棟，《歷史軌跡：從熱蘭遮城到臺南府城》，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23。
5. 黃恩宇，〈17 世紀荷治福爾摩沙的熱蘭遮堡：其建築營造歷程及與歐洲早期現代堡壘設計思維之關聯〉，《建築學報》，117 期，2021 年 9 月，頁 43-68。
6. 楊仁江研究主持，臺北市政府委託，《臺北府城北門之調查研究與修護計畫》，板橋：楊仁江建築師事務所，1997。
7. 楊怡瑩，〈清代至日治時期恆春城內空間變遷研究（1875-1945）〉，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建築與古蹟保存研究所碩士論文，2008。
8. 蔡侑樺，《原臺灣府城城門及城垣殘蹟》，臺南：臺南市政府文化局，2017。